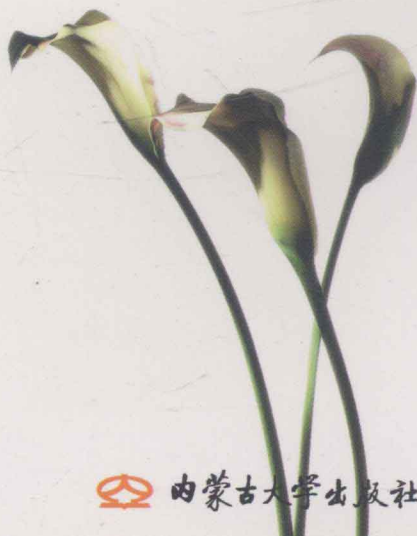


【教师素质提高理论读本丛书】
JIAO SHI SU ZHI TI GAO LI LUN DU BEN CONG SHU

教育闲评

丛书主编：任恩刚 张卫莘

本册主编：张 彬 袁军花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教师素质提高理论读本丛书】

JI SHI SU ZHI TI GAO LI LUN DU BEN GONG SHU

教育闲评

丛书主编：任恩刚 张卫革

本册主编：张 彬 袁军花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闲评/任恩刚,张卫莘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1

(教师素质理论提高读本)

ISBN 978-7-81115-563-1

I. 教… II. ①任…②张… III. 中小学—教学研究
IV. G63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7593 号

书 名:教师素质提高理论读本(1—24 册)

责任编辑:石斌

封面设计:赵松良

出 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大学西路 235 号(010021)

发 行: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32

印 张:144

字 数:3500 千字

版 期: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1115-563-1

定 价:449.00 元

前 言

用心来聆听名师们充满智慧和爱心的声音,欣赏他们教学路上的一路风景,品味他们成功路上的心路历程,老师们心灵受到触动,情感得到激发,侃侃而谈,倾心交流……让我们用深情的话语集中诠释心中的感动,感动名师们对教育教学改革那份执著,感动他们的教育智慧,更感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精神。

交流会结束,但读书交流留下的深深震撼留在每位老师的心中:品读名师精神档案,让我们领悟到名师们的精神,但探索教育的真谛,必须经过自己的钻研和努力,才能创造出新思想,新经验。

这本书是要汇集了众多一线教师对教育教学的思考、品悟,以及他们自身对课例的教学反思,启发老师们真正领悟什么是通过千锤百炼磨出来的教育。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聚众人之精华,不断提升每一个参与者的自身素质。无论您是刚入杏坛的年轻教师,还是名扬八方的优秀教师,细细品读这本书,相信您总会有收获。

本书编写组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辑 陈桂生	1
有必要打造“跛足的教师”吗?	1
假如“教师不懂教学法”	4
如果德育成为“无底洞”	12
“摘下赖宁像事件”平议	16
“扔一元硬币事件”平议	22
“博士生炒导师鱿鱼事件”平议	24
“当今教育的软肋”是什么	30
也谈传世名篇中的瑕疵	34
扑朔迷离的语文课程	37
中国的“教研组现象”平议	39
第二辑 魏书生	48
一分钟竞赛	48
学会使用“边角余料”	52
犯错误，写说明书	56
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61
发展中差生智力的几点做法	71
一人为全班，全班为一人	77
鼓励学生自荐	80

第三辑 窦桂梅	84
自己发现的东西才最有价值	84
精彩的课堂不要忽略了细节	85
教师如何面对这样的发言	88
教学要让孩子从心理上认同	92
怎一个调皮了得	96
第四辑 李镇西	100
掌声中的舆论转化	100
用“法治”取代“人治”	102
把教师的权威融入集体的权威	106
课堂辩论：该不该要惩罚？	110
“学生评语”能否换张面孔？	124
失窃之后	132
请安徒生帮我“破案”	135
第五辑 李希贵	137
教师完全可以道歉	137
老师的心目中不应该有坏学生	139
多一把尺子就会多出一批好学生	142
用“比值”衡量成绩	144
“千万不要上语文老师的当”	146
“失败了谁负责？”	147
尊重选择与张扬个性	149
“六角钱”的招领	151
一个苹果+一个梨子=?	152
“有点儿落叶怕什么”	154

第六辑 杨瑞清	157
不让一个孩子留级	157
让不留级成为一种制度	160
行以求知知更行	162
弘扬主体，扬长补短，耐心等待，促进迁移	165
遭遇“一丑遮百好”	169
优点分享，让学生成为心灵的主人	172
自主选择，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177
开发生命潜能，保护生命资源	180

我的教师梦

钱理群

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就是当教师的料。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我都要回一二百封信。

这就说到了青年学生对于我的学术研究的意义。我的研究从来不能离开年轻人，我所有的著作都是面对年轻人说话。提笔写作的时候，我的面前始终闪烁着年轻人渴望的眼光。同时年轻人也参与我的写作。我的学生都知道我有一种习惯，就是我很喜欢和学生聊天，我的研究课题不是我一个人苦思冥想出来的，常常是在客厅里面，和学生聊天中产生一个想法、一种思路，然后去研究。在思考过程中，只要有一个学生或年轻人到我家，我就会滔滔不绝地和他讲我在研究什么；在讲的过程中，学生或年轻人会作出反应，提出

意见，这就会深化我的思考。以后，再来一个人，就再讲，再讨论，思考又深入一步。如此反复多次，谈得差不多了，研究的思路也自然成形，就可以写出来了。所以说我的学生、年轻人是参与了我的写作和研究过程的。在我的著作里，我很少引用名人名家的观点，而是大量引用学生的一些曾经启发了我的思考的观点，就是这个道理。

在我看来，教育绝不是单向的，绝不是教师单方面地输送给学生；当然，主导是教师，但同时学生的反馈，学生提出的问题，都会引发教师的思考。学术研究如此，上课也如此。我这次到中学来上课，上了一个多月，尽管我对鲁迅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备课时，都要重新看，因为心里存有中学生这样的对象。重读的时候，对作品就有新的发现，产生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有对象存在的潜在因素的影响。另外，在和学生交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对问题的思考，都会引发我对这些问题的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双向的运动。所以，有人说：“钱先生你太忙，我们找你谈话是不是耽误你的时间？”我总是说：“不，因为你和我谈话，决不只是你得利，我也得利。”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的原因。

我有一种理念，就是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自我发现。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发现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教师发现自我的过程。这是双向激发的生命运动：学生内心深处最美好的东西被教师激发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也同时被激发出来，这样教与学的双方都达到了一种真实的精神的提升。在上课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交流；上完课，双方的精神都升华了。于是，每上一课，我都有一种期待，因此，上课前也总有一种新鲜感、

兴奋感、紧张感。

我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但每年在9月1日上第一节课时都非常紧张。我非常重视上第一节课，包括这次到南京师大附中来，为了上好第一节课，我在北京就先准备了两天，并且提前四天到附中来，就是为了要准备好第一堂课。我为什么这样紧张，就是因为心里没有底。我在北大上课是非常有把握的，北大的学生能理解我，但是附中的学生，已经是我的孙子辈了，他们能理解我吗？能和我交流吗？我和他们之间能有会心的微笑吗？有还是没有，关系着我的教育理念：我追求和学生之间心灵的交流。如果学生麻木地听我讲课，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就会觉得我的教育失败了。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败，我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把可能发生的一切，都要预先想好，作精心的设计。我的第一堂课的教案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好的，包括一些重要的“闲话”。开头要怎么讲，你要给学生一个什么“第一印象”，你通过你的一句话，把什么东西传递给学生：这些都要想好。第一堂课，开头几堂课上好了，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创造了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以后的课就好上了，吊起的那颗心也就可以落下了。

我这次到附中上课，大概上到第三次课，当我高声朗读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里最后一句话“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他的魂灵”时，我看见学生的眼睛发亮了，就知道他们的心灵和我发生共鸣了。就在这一瞬间，鲁迅与学生，我与学生，也就是作者、教师与学生之间发生了心灵的相遇，不但这节课成功了，更意味着中学生们终于“认可”我这个陌生的大学教授了。

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中学与大学都教过，不知道教了多少届的学生，差不多每一届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由陌生、紧张到心灵沟通的

过程。这样，我就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教育的新鲜感，每教一届学生，甚至每上一堂课，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新鲜感，我称之为“黎明感觉”。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因为任何一件工作，包括教师的工作在内，一旦成为职业，人就会产生职业性的倦怠感，就有可能变成“机器”，变成“油子”，所谓“教书匠”就是这样的“教书机器”、“老师油子”。坦白地说，我热爱教师工作，却惧怕成为这样的“教书匠”，因为这涉及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的生命存在状态、存在方式。在“黎明感觉”的背后，是一颗赤子之心，是一种“永远年轻”的精神状态。

前几天，我碰到当年教我数学的唐世忠老师。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一见到我就说，钱大头（当年全校老师、同学都这样称呼我），你怎么还像当年南师附中高三丙班的钱理群。大概是这样吧，虽然我的外貌变老了，头发白了，但还是当年那股精神头儿，我也觉得我的心比较年轻。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于我这一辈子都在教书，都在与青年打交道。你面对的永远是天真的赤子，是最活跃的生命，是渴求知识的年轻人；你从这些赤子身上不断汲取精神养料，汲取生命的元气，你就永远年轻。所谓“教学相长”，这确实不是一句空话。教学就是这样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不仅教师影响学生的成长，学生也对教师的精神状态、精神发展产生影响，教师与学生确确实实是共同成长的。“教学相长”是一个非常高、非常美好的教育境界。我们常说青春是美丽的，而教师这个职业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要说教师也是美丽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教师也有很多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在我的教师生涯中就有过这样惨烈的记忆。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有一个班的学生，全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我对他们的教育

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在“文革”中，尽管自己的处境已经极其糟糕，我还是为他们说话。他们毕业的时候，工宣队告诉他们钱理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全班同学就要和我划清界限，拍毕业照时拒绝我参加。只有一个同学站出来说：“钱老师冒着风险来支持我们，你们这样对待他，太没有良心了。”并且宣布：“你们不要钱老师照相，我也拒绝照相。”他的这一态度使我多少感到一点欣慰，因此我永远记着这个学生。

但更多的学生却使我失望，这心灵的创伤老实说至今也没有完全愈合；因为我清醒地意识到，年轻人永远是幼稚的，在某种条件下，他们还会做这样的伤害教师的蠢事。教师这样的职业，很难避免这样的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不能期待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得到好的回报，有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残酷的回报。但是，尽管这样，我还要教书，我对学生还是这样地热情，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宿命。

不管怎样，反正我要当教师，我要教书。明知这是一个梦，还要做。因为这是美丽的梦，没有梦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有人说这是痴梦，痴迷于此，痴心不变，既无可奈何，又十分美好。教师就是只能“只管耕耘，不顾收获”。我常常想起曹禺剧本里的一句话：“想想你忍不住要哭；想想你忍不住又要笑啊”，这就是生活，教师的生活。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师生活的真实。我们正视它，又永远摆脱不了它，形成了生命的一种缠绕，而生命的真实意义正实现在这种缠绕之中。

真心为师表，无意成“潇洒”

刘国营

从教已经4年了，已经不敢去回忆自己初为人师的幼稚了，想想就觉得脸红。想当初自己做了多少尴尬的事情，让学生和自己都下不来台。再看看自己大学刚毕业时的照片，更是往事不堪回首！自己都不忍心看自己的那副德行！一转眼，4年了。前几天有个学生在“自省”中提到，说班主任也是有点潇洒的，不要整天那么对自己没有信心，说班主任和自己心中的某个偶像还挺像的。你猜她的偶像是谁？竟然是我的偶像周总理！我真是哭笑不得。还有学生说我像刘烨，也有人说我只比冯巩帅一点，搞得我啼笑皆非！从中各位也应该知道我非“偶像派”教师，空有1米78的个头，“苗条”的身材！但是学生不止一次提到，喜欢看到我咧开大嘴傻笑的样子，说那样特别有感染力！看来自己慢慢地已从一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变得也有点“风度”了！

回味自己这两年多的变化，其实还要归功于学生的“培养”。自己在面对学生时，每天早上起来要把胡子刮干净，把头发梳理整齐，如果是穿西装的话，要让老婆选一条搭配比较协调的领带。衬衫虽然不是名牌，但保证每天一换，保证不让污渍出现在领口和袖口；天暖时争取每天洗个澡，不让头皮屑落在肩膀上；自己脚上的皮鞋保持黑亮。这样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形象出现在学生面前。因为自己心里清楚：我是一个班56个学生的“头”，整天给他们讲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要注意个人的修养，要树立君子风度，自己总不能

太掉价吧！

也是慢慢地，发现自己的脾气变得不那么火爆了，发现自己也可以娓娓而谈了，发现自己站在那里不会东摇西晃了。无怪乎学生说，对刘老师是既喜欢又怕，搞不懂为什么。

想想，自己最初的本意是要为人师表，为了不辜负学生的期待，为了不辱没教师的真正形象，结果却改变了自己！

在平凡中演绎精彩

朱永新

教师是再平凡不过的职业，平凡得让许多人非常容易产生厌倦的心理，所以有所谓“教1年重复30年”的说法。其实，如果有机会改变职业，你会发现，每一个职业都是那么相似。你以为那些歌星不厌烦吗？你以为那些作家不倦怠吗？

前不久读到这样一则新闻：山东沂蒙山区有一位46岁的中年教师，在平凡的工作之余，从事昆虫的生态研究。他走遍了沂蒙山区的1000多座山峰、500多条河流、300多处水库与池塘，制作了一万多个昆虫的标本。

这位老师叫杨同杰。他完全可以和许多老师一样，满足于课堂上的讲述，满足于生活的安逸（相对于山区的农民）。但是，他的生物课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精彩，他的人生更加不会像现在这样丰富。他选择了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不平凡，因此，他的假期是在黄河与长江的流域中度过的，他的业余生活是在思考与研究中度过的。他先后出版了《走进昆虫世界》、《寻访生存边缘的生灵》等五部科普

著作，记下了 50 多万字的考察日记。2002 年，杨老师还获得了“美国福特汽车环保奖”。

杨老师的故事似乎是一个美丽的传奇，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可以达到的境界。问题是，我们许多老师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也没有这样去尝试过。结合我们的学科，我们可以做许多有意思的研究；围绕我们的学生，我们可以记录许多精彩的故事；针对我们的教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主人。

许多老师，尤其是与我们一起创办“教育在线”的老师，仍然在这里做版主、开专栏，这些朋友让我很感动。到现在为止。“教育在线”的每一个人都是志愿者，是在繁忙工作之余进行义务劳动。

当然，仅仅靠感动是不能留住大家的。我们能否用我们的心留住大家的心，能否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努力，这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杨老师一样，在平凡中演绎精彩呢？

教育是诗性的事业

梁晓声

教育是诗性的事业。

这是我对教育事业的想法。想想吧，我们将医务工作者颂称为“白衣天使”，而“白衣天使”们，在当代社会中，无一不是由医科专门院校培养出来的。他们救死扶伤的医术得自于医科院校，他们的医德，其实最初也得自于那些院校。

这么一想，教育事业的诗性简直是不容置疑的了。

但我在调到大学之前，关于教育事业的想法，是很受到一些朋友的善意告诫的。他们批判我有浓厚的主观倾向，指出我先将某事业诗化，进而圣化，再进而投身其中，潜意识里，为的是获得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罢了。

现在，我已经调至大学两年了，无需朋友们再批判，我自己也开始意识到，我确乎又一次犯了太过理想主义的错误。我本是企图逃避浮躁的包围，才决定调入大学的。我觉得没有如愿以偿。并且，连我自己也又浮躁起来。第一学年我几乎没对学生发过脾气，甚至没批评过哪一名学生。而这一学年，我已发过几次脾气，批评起某些学生来，态度也相当严厉了。

然而，每静思之，我仍觉得——教育确乎多少有点诗性的特征。其诗性，是我从我的同行们身上发现的。他们性格各异，授课的方式方法很不一样；对大学教学使命的理解，也不一样，甚至观点是对立的。

但他们一进入教室，踏上讲台，每一个人似乎都变了。那 45 分钟，我相信，是我的同行们最为认真对待的 45 分钟，也是他们各自将自己的精神状态体现得最为饱满的 45 分钟。连他们中谁正在看病，都是丝毫也不愿被学生看出来的。

但是在那 45 分钟里，他们内心里的愿望，却是任谁都不难看出来的。那愿望可归结为如下的无声话语：

“我要将我头脑里一切可以叫作‘知识’的积累统统给予你们！”

“如果竟非你们所想要，告诉我，你们真正想要怎样的知识？”

“如果我的方式和方法并不可取，那么，请向我及时提出你们的建议！”

我曾伫立教室门外听我的同行们上过课。那时，我觉得他们每

个人都很美。无论年老的或年轻的，无论与我的教学观点一致的或对立的。那时，在我心目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

给予知识……想多多给予……恨不得一下子统统给予……给予的越多，自己越欣慰。反之，沮丧，失落，迷惘。本可以不那么一厢情愿，却偏偏那么地不遗余力。

近乎推销、直销，却不是买卖。是一个“场”，却不是市场。不见现金交易的情形，也不是期货般的待价而抛。有时很急，但乃因不知怎样成功地给予才好。这一种急和盈利与否没什么关系。是的，由此，我仍能感受到教育的些许诗性。

我也经常想到教育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情形。

我曾与我的作家同行铁凝一道，为湖北穷困山区的一所穷困小学去捐点儿我们几位作家的稿费。那小学只有一名教师，叫胡大青。他既是老师，也是父亲般的“家长”，还是为学生们做饭的人。那些穷困山民的孩子将铁凝送给他们的彩色橡皮当成糖块塞人口中，铁凝的眼泪夺眶而出。胡大青老师每天6点多钟，要划一只巨大的木盆，将他的几名学生由湖对岸接到学校这一边来，晚上再送回去……

铁凝离别时对胡大青说：“你和你的小学是一首诗……”

我也曾与导演李少红去过江西穷困山区的一所小学。一名上海女知青留在那里当了校长。为了那些与她难分难舍的学生，她一次次放弃了返回上海的机会……

李少红曾深有感触地说：“教育是一件能使人变成它的信徒的事情。”

而我自己，在北大荒当过3年小学教师。我当年认识了十几位北大荒的中小学校长。如今，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已经是